

電影圈有大明星、大導演、大老闆，恍如一個紙醉金迷的世界。二〇〇三年「沙士」後，電影圈今天再次面對疫情——新冠肺炎，並遭到重創。所謂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很多人關注幕前大明星，幕後大導演的現況，事實上，其他細如微塵的小崗位，更加手停口停，當中動作片的龍虎武師，都是一班籍籍無名的英雄。

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（文、圖）

疫情下 電影界「微塵」的備戰



◀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會員齊聚一堂

▼錢嘉樂鼓勵年輕武師養成儲蓄習慣

台前無名
幕後英雄

▶錢嘉樂與妻子湯盈盈育有兩個女兒



▶大家對宋金來（左）是否有些眼熟，他又名「大細眼」，曾參演不少電影



▶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秘書長黃家良（左一）送防疫包給陳德興



疫情下，無名英雄更加無人問津。龍虎武師在電影業中是散工制，沒有固定收入。空有一副好身手，如無電影開拍，他們也無用武之地。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會長錢嘉樂接受大公報訪問時稱，公會一直關注會員情況，但此刻大家應該全力對抗疫情。電影開工人多密集，為免增加感染風險，不得已全行停工。不過，仍有少數武師去到內地、大馬等地開工，武師行業也不算全面停擺。

擬拍短片教人運動

嘉樂認為今次疫情是大環境的事，每一個行業都叫苦連天。他說：「武師雖停工也不是乾等，現在有很多工作在接洽中，遠至美加、歐洲等地的都有，可是歐洲疫情大爆發，暫時也無可奈何。業界中人該以平常心面對疫情，待疫情喘定後，市場對電影的需求便會飆升，所以我們現在該做的是為未來做好準備，令業界更加明白武師的專業性，到時便有另一番新景象。」

影業因疫情停工已幾個月，他笑言：「個個都『咗』晒！所以公會已計劃製作網劇。網劇的好處是不需聚集太多人手，又可昇機會武師開工。另外，亦有計劃拍短片網上播，武師的專長是武術，是故會針對老中青拍攝短片教授不同運動，鼓勵市民多做運動強身健體，也為我們『咗』了很久的武師打氣。」

嘉樂認為現在大家都在捱，雖然將會開拍網劇及拍攝短片，惟對公會三百多名武師幫助不大，但起碼有工作讓武師參與。他說：「可以捱得就捱，疫情終有一天過去。現在做好準備，以便將來有更好的條件傾新戲。老實說，行內人多是守規則的，未來希望他們再做一些。獎門人（曾志偉）都有給我們很多正面訊息，他一直為業界的未來和各方面溝通，期望能盡早並順利復工。不過，在疫情持續下，暫時仍然要捱。不如大家樂觀地看，趁此時靜思一下亦未嘗不是

好事。」

抗疫基金受惠者少

武師這行十分尊重重道，公會每三個月便安排已退休或半退休武師茶敘一次。嘉樂說：「會員三百人，有一百多名已經半退休，疫情期間不宜聚餐，早前便改為送上防疫包。今次由秘書長黃家良負責，親自將防疫包送到宋金來（大細眼）、余袁穩、陳德興、張志平、張永漢等人家中。其中一位更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龍虎武師楊國源（呢稱：花仔源），今年九十八歲。我們本來想將防疫包送到他家，但老當益壯的他說自己落樓取就可以，真厲害。」

除武師外，場務、茶水、道具、服裝、助理等崗位，都是一部電影不可缺少的「微塵」，同樣受到疫情影響。嘉樂嘆氣說：「這個情況是我們最不想見的。現階段需團結抗疫，慶幸圈中有幾位有分量的大哥能打開局面，所以志偉有重大使命感。近來我們食飯見面，不是談金像獎安排，就是討論如何助同業共渡時艱。就如我上述所說，多考慮利用網上平台，讓多些幕前幕後參與，現在不是計較錢的時候，有得做已好了。再者，拍片給網上平台，既能保障業內人有工開，又可發揮維繫作用。業內有幾位分量的人是香港的寶藏，他們已積極度橋備戰未來，他日讓觀眾甚至全世界，見識到香港動作片再向前邁進一大步。」電影業未見曙光前，特區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，錢嘉樂直言業內受惠的人不多。

勸勉後輩積穀防饑

他說：「電影行規是開戲才組班，因而都是散工制。臨時員工簽約沒供強積金。武師外，其他工種亦然。今次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，主要是受僱員工（僱主有為其供強積金）及自僱強積金供款人士才能受惠。我認為政府如能針對性處理，例如運輸行業，那影業臨時工亦可獲津貼。影業停工已幾個月了，武師以及後期製作的員工如配音、場務等，手停口停，生活艱難。」

九十八歲龍虎武師「花仔源」，一生奉獻給電影，老來靠綜援過活，真有武師生涯原是夢之嘆。

嘉樂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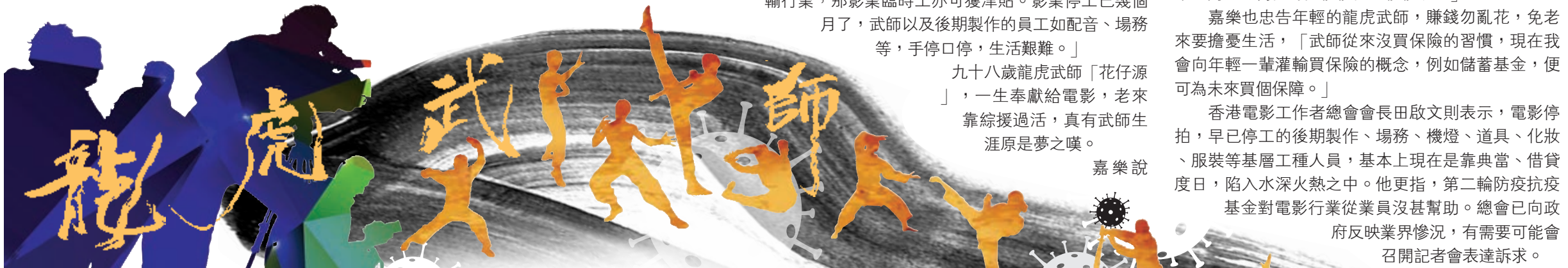


：「『花仔源』是武師界最高精神領袖，上兩代武師的問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沒為未來打算。近年我逐步鼓勵武師賺到錢便要儲錢。始終這行是散工制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儲錢才有保障。而且武師單一只做替身，命運會如運動員般，年紀大就難做，所以我會叫他們學做威地組、武指，因不是個人做得到。如果幸運的話，他們還可以轉做演員、導演、動作指導。即使無咁幸運，就算年紀大了也可以做威地組。話說回來，有些武師亦早有打算，例如考了士牌、貨車牌，甚至考了教練牌，那環境不好時也有其他謀生途徑。至於上兩代的武師，因為沒有儲錢，那就如『花仔源』般要政府幫助。我只能盡做，有些早年留下來的問題，需要時間慢慢做，慢慢改。」

嘉樂也忠告年輕的龍虎武師，賺錢勿亂花，免老來要擔憂生活，「武師從來沒買保險的習慣，現在我會向年輕一輩灌輸買保險的概念，例如儲蓄基金，便可為未來買個保障。」

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則表示，電影停拍，早已停工的後期製作、場務、機燈、道具、化妝、服裝等基層工種人員，基本上現在是靠典當、借貸度日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。他更指，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對電影行業從業員沒甚幫助。總會已向政府反映業界慘況，有需要可能會召開記者會表達訴求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近百歲前輩話當年

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，這句話其實不止適用於藝人身上，龍虎武師也曾有過光輝時刻，當過動作明星的替身。可是老來靠綜援過活，又有多少人知曉？

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龍虎武師楊國源（呢稱：花仔源），生於一九二二年，今年九十八歲，現在靠綜援過活，但聲如洪鐘的他強調無悔一生。基於疫情他婉拒面訪，透過電話受訪時，他說：「早前公會送防疫包，他們本來送上我家，我說不用了，自己下樓取，我仲行得下。」

開場白後，「花仔源」回憶這條無悔一生之路。「我當年入行，超過十五歲的就唔講，所以我申請身份證時報細了一年，其實我今年已九十九歲了，反正九十八、九十九（歲）都無甚分別。記得初入行時，我在大戲棚做工，日薪一元五角，到十六歲轉去做電影，第一部是《人之初》，當年日薪有三元，已是幾好的人工。那時開始跟下師傅做龍虎武師，當時的導演是劉家良、唐佳。我無同李小龍合作過，反而同他爸爸李海泉曾經合作。李小龍細個時好百厭，成日打架，小龍打贏咗有飯食，打輸就無喫嘞。他將中國武術發揚光大，更獲全世界認同，又有知名度，可惜英年早逝，令我非常心痛。」

年輕就是最大本錢，「花仔源」當時恃着年輕，導演安排做什麼，他心口一個勇字，更危險的動作都照做。

「做得耐，有些角色我都會有一兩句對白，但我的心態是最重要有得做。電影全盛時期，已去到用電影特技，即使如此，都不能代替龍虎武師。隨着年紀越來越大，我於二十年前決定退休。」

「花仔源」說到昔日電影全盛時他賺得多，也使得快，從沒為未來日子打算。

「當時個個都係咁，搵幾十元一日，有錢就會飲飲食食，去玩，上夜總會，正所謂搵得嚟得去。我們做呢行，唔靠政府，但我也無乜要求，不求大富大貴，自己入行時又不是一身好武功，都係邊做邊學，現在我仲幾精靈，健康康康。當龍虎武師個個都五勞七傷，所以無一樣嘢比健康重要。」

動作明星在銀幕上戰無不勝，背後有一班龍虎武師支持，「花仔源」絕對認同他們是無名英雄。

即使是無名英雄，但業內舉行電影金像獎，毋忘他們的貢獻，「花仔源」、徐二牛、余袁穩、黃景洋等便曾獲頒「傑出貢獻大獎」。

「可是，龍虎武師一直以來都是散工制，唔團結，所謂蛇無頭不行。現在有（錢）嘉樂哥哥做會長，他帶領我們將龍虎武師集結起來，發揚光大，呢個人（錢嘉樂）夠熱心，又肯扶掖後輩，照顧前輩，無得頂。」

「花仔源」將一生給了龍虎武師這行業，曾經風光過，得過業界表揚，老來領取綜援過活。記者即使沒見他一面，從他開心地說「從沒有餓過」，已感覺他樂天知命，無負「無名英雄」這四個字。

▶成龍（左）與曾志偉



▶洪金寶



資料圖片

▶楊國源樂天知命



武師也可成巨星

龍虎武師可以成為巨星，有例可尋，如成龍、洪金寶、曾志偉本是一介武夫，但在影圈成就非凡，皆是業內表表者。

他們皆是龍虎武師出身，經過多年發展成為知名影星。成龍於圈中名「大哥」，但洪金寶是其師兄，又曾同時擔任導演，早已被稱為「大哥大」。他在片場有一張專用導演椅子，盡顯「大哥大」雄姿。成龍的成家班，班底的龍虎武師盡是精英。而曾志偉橫跨影視界，更是業內牽頭者，對影業推動不遺餘力。可見一個巨星的誕生，憑的除個人實力及運氣外，「無名英雄」造就同樣應記一功。

今日香港電影已不及當年輝煌，但龍虎武師仍然是不能缺少的一群。特區政府去年出台的財政預算案，其中提及注資十億元予電影發展基金，每部電影資助

額上限九百萬，再透過導演開戲的融資，預算能開拍十至十二部電影；同時開辦培訓班，提供給其他自由約員工增值機會，希望一環扣一環，帶動行業再度活躍起來。可惜計劃進行時發生新冠肺炎疫情，開戲停擺。政府即使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，當中的保就業計劃未能涵蓋大部分業界中人。

其實各行業都處於艱難期，大家只能寄望疫情盡快過去，待百業重新興旺。